

# 雨履双溟行

■ 锋语者

鸡笼顶横跨高州、信宜、阳春三地。山上的苍茫云海、千顷草原和万亩云锦杜鹃,曾吸引我数次登攀。这次从阳春市双溟镇登山,缘于威哥诚邀,兼且想走一走新路。

双溟镇不大,在夕照里像一枚泛黄的琥珀,静谧悠然。街上车辆不多,行人闲闲散散,基本是外地来的游客。街面上摆卖着蕉芋粉、地胆头、狗豆干、牛大力、鸡血藤、春砂仁等山货,还有登山杖、太阳帽、防晒衣、防晒霜、雨伞和雨衣。旅游特色小镇建设已初具规模。

威哥迟到了,因大雨耽搁。他在一家农家菜馆招待我们,菜式不多,分量奇大,五六个菜就摆满一张大圆桌。白切牛杂、炒牛肉,来自放养在鸡笼顶上的黄牛;干煎小河鱼,产自小镇旁的山溪;清蒸肉皖,是养在活水里的“鱼仔”。最具特色的是鸡屎藤玛皮,淡绿色,佐料除了煎香的花生油和酱油,还撒上炒花生碎和葱花,色泽诱人,香滑爽口。

饭后我们走路回旅馆,正好散散酒气,看看街景。沿途人家门前都搁着一两块大山石,石被黄昏的一场雨洗刷得透亮。主人在石上搁一套茶具,沏着功夫茶,坐在矮脚小木椅上,沐着晚风。小镇中央两棵大榕树高耸于溪边,树下石凳坐着几个老人,传转着水烟筒。灯光昏黄,他们一定是习惯了在树下说说话,说与周围的,说与溪水的,说与身旁的树。树上有蝉声,溪边有虫鸣,这便是乡愁了吧。

次日晨起,天色暗沉,山雨欲来。我们依原计划登山。沿着由不规则石头和原木铺设的小径上行,不多时便腰酸腿软,汗流浹背。身后追来一群背着音箱的年轻人,炸裂的摇滚把一场苦旅演

绎成一曲欢乐颂。

登上高山草原,地势豁然开朗,远处群山延绵,眼底是一片被誉为“大地母亲”的草甸,碧草沿着山峦蔓延,勾勒出柔美的曲线,宛如一位体态丰腴的美人,安卧在柔软的绿毯上。草原上到处是人,叫声、笑声、乐声随风荡漾。原本对天气的担忧,艰难上行时的怨气都荡涤一空了。观山赏景,凭三分形象七分想象,一个胸藏郁闷的人,哪有余绪去关联想象。

威哥拉我坐在草甸前小憩。他望着前方,像陪坐在母亲身旁,与母亲对视。聊天中我得知,他的老母亲今年94岁了,不会用手机,却学会了看日历。她守望着,等威哥在周末回去看她。

山谷里有山岚升腾,倏忽袭面而来,把人笼罩其中,一丈以内不可见物。岚烟来得猛,去得也快,呼吸里犹有浓浓的水汽,烟云已溜到对面的山丘上了。眼前现出一群黄牛,旁若无人地逐雾前行。牛们不怕人,淡定地任由游客抚摸,拍照。山间四时更迭,阴晴雨雾,草木枯荣,唯有这群自由自在的牛,让高山不会寂寞。

不同于“大地母亲”的内敛温婉,“高山花海”像个张扬外向的少年,据在一片平缓的山坡上秀出自我。满山杜鹃树从谷底延伸,高高低低,连成一片,像给青山系上一条花围裙。我们显然错过了一场视觉盛宴,树底下满是落英。枝头的花儿已半残,花瓣边沿泛黄蜷曲,粉白中带着浅浅的红影,倔强地秀出最后的绚丽。

花海里时有岚烟飘过,给花儿蒙上轻纱,花枝影影绰绰,仿佛美人隔帘浅笑。随后袭来的不是山岚,是又急又浓的雾,水汽厚重,旋即一场骤雨。这雨下得奇特,这边厢只闻“沙沙”水声,却滴

雨未见;那边厢骤雨如注,像一堵垂直倾泻的雨幕,晴和雨像被一刀切开。众人来不及惊呼,雨幕飞速移动过来,把人裹了进去。花瓣被雨水打落,落在众人的雨伞上,打在肩头上,簌簌有声,让我们沐浴一场名副其实的花瓣雨。那条被游人踩出来的小径,此时雨水汇聚,潺潺有声,成了一条溪流。落花顺着雨水流淌,宛如一条流动的粉色花带。

花海底下的草原是“牛皮石”景点。碧茵茵的草地上裸露着两块偌大的深褐色石面,像两块牛皮摊晒在草地上,形象贴切。撑着雨伞或穿着雨衣的游人,像草地上五颜六色的蘑菇。

我们浑身已经湿透,索性继续前行。忽见花谷深处隐着一株迟放的花,粉色的花朵开得正好,金黄色的花蕊被雨水洗涤得格外明艳,晶莹的水珠凝聚在上头,轻轻颤动,迟迟不肯坠落。众人蜂拥跟前,闭着眼睛深呼吸,让裹着雨丝的幽香直钻肺腑,用镜头贪婪攫取这姗姗来迟的烂漫。这一树繁花,多像一位倔强的舞者,在精彩华章谢幕后,独擎华灯,叫满谷残红沦为陪衬。我家乡有一句俗语,叫做“食少多滋味”,此处如果续上一句“花稀更妖娆”,是否恰当,山比人懂。

下山时雨势不减,天色空濛。沿途不少下山客,躬身倒行,恰是对大山虔诚的膜拜。我学着他们的样子,腿脚确实轻松少许。与大自然相处的智慧,定是藏在这谦卑的躬行里头。抬眼望,山路蜿蜒,像一条湿漉漉的绳索,一头系着鸡笼顶的云雾,一头牵引着游子的归途。

出了鸡笼顶脚下的七星村,我问威哥是否一道出城。他说,他先回乡下看望老母亲。

# 读雪

■ 李肖萍

我把摊开的掌心,当作一页素白的纸。等雪落下来,等一片,又一片,写下无人能懂的诗行。

雪是天空派来的信使,裹着冰冷,却又带着干净的魂,落在屋檐,落在枯枝,落在我荒芜的衣襟。

我试图读懂每一片雪花的纹路,像读懂一个沉默的人藏在眉宇间的,未说出口的困顿。

雪越下越大,世界被裹了一层白纱。远山隐去,飞鸟匿迹,连风都压低了响声。我站在空旷的雪地里,影子被拉得很长,像一根被孤独钉住的木桩。听雪落的声音,簌簌,簌簌,是天地间最安静的喧哗,也是我胸腔里,无人应答的喑哑。

我伸手去接,雪花触到指尖就化了,像握不住的时光,像留不住的故人。那些轻飘飘的来,又轻飘飘的去,是不是都带着宿命的印痕?我俯下身,去读雪覆盖的枯草,它们枯黄的身体,正被一片洁白亲吻,像被生活磨平的棱角,突然有了温柔的回响。

我开始去读雪的姿态。它们从不争抢,只是安静地落,落在高处,也落在洼地;落在繁华的街,也落在偏僻的门。没有一片雪花,会因为落点不同,就放弃飘落的旅程。

我开始去读雪的坚韧。朔风撕扯着它单薄的衣襟,它却不躲不避,哪怕被吹得四散飘零,也始终朝着大地奔赴。它能在寒风里凝结成冰棱,也能在暖阳下化作春水,从不因境遇的变迁,就失却骨子里的纯净与笃定。哪怕被车轮碾过,被脚步踩实,也依旧在泥泞里,守着最后一寸洁白的风骨。

我开始去读雪的勇气。它们明知落地即融,却依然前赴后继,从遥远的云端,奔赴一场义无反顾的约定,把单薄的自己,叠成厚厚的梦境,把冷,酿成一场盛大的晶莹。它覆在赶路者的肩头,添一寸暖的想象;它吻过冻红的脸颊,赠一场剔透的梦。它不问被守护的事物,是否记得它的模样,只默默把自己,铺成冬日里最柔软的毯。

风又来了,比上一阵更加猛烈,将地上的雪撬起又重重摔下,扬成一片白茫茫的雾。我忽然读懂了,雪的孤独不是与世隔绝的清冷,是带着一身洁净,奔赴人间的赤诚;是明知会消散,也要留下痕迹的坚定。

我迈开脚,踩进没过脚踝的雪里,每一步,都咯吱作响,像孤独被踩碎的声音,又像春芽破土而出的力量。我抬头,看漫天飞雪,它们落进我的头发,落进我的眼睛,落进我心海,那片久未放晴的天空。

原来孤独从不是绝境,是雪落时的留白,是等待阳光的过程。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,雪会融化,汇成溪流,去滋养每一寸大地。而我站在雪融后的山野上,带着一身雪的干净,和向上的热忱,继续走,走向下一个,春暖花开的时辰。

# 陆书记二三事

■ 曾令华

末四处寻访线索,历时四个月,最终协助公安部门抓获嫌疑人。

他亦是重情重义之人。偶然读到我写家乡红色记忆的文章,他特意来电,邀我去写一写他的家乡潘龙村的革命往事。2022年盛夏,潘龙村荷花次第绽放,他约我与几位记者朋友一同前往赏荷。次年春节前夕,他与爱人路过我的家乡连界村,特意登门探望。他还多次邀请老促会、党史地志办领导与我前往潘龙村调研,最终促成了潘龙村荷花革命陈列展的落成。他那份对家乡的眷恋、对朋友的热忱,温润而真挚,令人感念。

如今,陆书记即将退休。林道村摘掉了“旧帽”,环村公路畅通,灌溉水渠修缮一新,人居环境愈发秀美,贫困户全部脱贫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是把一件件惠民实事,做得有始有终,做得暖人贴心。

这样的陆书记,如春日暖阳,不事张扬却暖意融融;似山间磐石,不事炫耀却沉稳坚实。与他相交,如沐春风,更让人懂得:最动人的品格,莫过于把初心落在行动里,把真情藏在细节中。

能给村里做公益。我答应了,写下了那篇蝶变之路的文章。当我在学习强国、南方日报等平台读到那篇文章时,眼前浮现的是他坚毅的面孔。

对群众,陆书记始终怀揣着一份纯粹的真心。2020年底,他再次邀我进村,为他整理工作实录。走访中,我听到了两件事:八旬观婆婆与孙子住在低洼危房里,陆书记多方奔走,为祖孙俩筑起了安稳的新家。一位村民在海南打工时遭遇事故身亡,他多方协调、据理力争,为家属争取到合理赔偿。村民们常说:“陆书记是真把我们放在了心坎上。”田间地头有他调研的足迹,群众家中有他关切的话语,纠纷现场有他调解的身影,这份务实与热忱,让“贴心人”的称呼实至名归。

陆书记的孝顺与重情,更显其人格底色。一次一次深入接触,我越发为其人格魅力所感动。他曾陪着蒙冤的父亲,少年远行,上省进京,只为讨一个清白。工作后,他每晚驱车数十公里返乡陪伴年迈父母,一辆跑了三十余万公里的小飞度,见证着这份孝心。老父亲不幸因交通事故身亡,肇事司机逃逸,他利用周

与陆万爱书记的交集,始于2018年一次林道村调研之行。彼时村委会仍租借村民楼房办公,陈设简陋,却有一位中年干部在忙前忙后,待人谦和温润,言语质朴无华,这便是初识时的陆书记。此后往来虽疏,却如君子之交般淡而绵长,他的身影总在不经意间,以一桩桩实事深深镌刻进我的记忆里。

陆书记对工作的较真与热忱,是他给人留下的最直观印象。林道村曾是远近皆知的软弱涣散村,办公楼年久失修,村集体经济薄弱。作为驻村第一书记,他到任后不曾等待,一次次奔走,一趟趟登门对接帮扶单位,终于以诚心换得帮扶资金。他常说:“既然担了这份责,就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。”当新的党群服务中心落成时,他唤我一同见证。看着他忙前忙后的身影,我觉得,他对工作的那份执着与赤诚格外动人。

后来,在陆书记的运作下,新建成的林道村文化中心商业走廊租了出去,每年有了稳定的租金。陆书记又想起我来:“来给我们村宣传一下吧。”他说,这租金是村里的希望,能帮助困难村民,

# 茂名南站,在等一列列风

■ 王如晓

是谁栽下袂袂荔枝  
叠成檐角翘起的梦  
是谁牵来鉴江的波  
织就站台流动的虹  
这方水土的心跳  
从此有了更快的律动  
穿山越岭的呼啸  
撞开一扇崭新的时空

不再遥望的站牌  
是目光与远方相拥

载着荔香与橘红  
奔赴一程又一程葱茏

自此,茂名的故事  
随着鸣笛启动  
在南粤的晴空下  
生长出可能万千种  
茂名南站  
一只展翅的雄鹰  
在等一列列飞驰的风

# 参观砺儒教育文化史馆有感

■ 黎译鸿

立世修身德作先,才随品厚两相饬。  
仁心可纳千川水,寡义难行一寸天。  
砺德如攀千仞岳,培才似灌百畦田。  
载舟非技唯凭厚,德泽流光后世传。



小木屋。玮玮摄